



绘图 仁伟

难忘当年学纺线

前段时间,一朋友说想找点儿家织的土布用,却找不到。朋友的话一下子使我想起了小时候学纺线的经历。

小时候,我是在奶奶和母亲嗡嗡的纺车声里长大的。贪玩的我根本体会不到大人劳作的辛苦和无奈,只觉得转动的纺车、软软的棉团、慢慢伸长的线,都那么新鲜有趣。

就在我12岁那年的夏天,漫长而炎热的暑假使人乏味,无聊中,我对纺线产生了浓厚兴趣,软磨硬泡了好几天,母亲终于答应让我试试。

不等母亲讲完技巧,我就迫不及待地挽袖子上阵。没想到看似简单的活儿,操作起来竟那么难,左手拉线的速度和右手转动摇臂的时间必须配合得恰到好处才行,转快了,不仅棉线不会出来,整根棉棒还会拧在一起;拉快了,线又不满地断。我常常是摇车时忘了拉线,拉线时忘了摇车,紧张得满头大汗也不得要领,

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根棉棒。

因为怕被母亲发现挨批,我把拧成疙瘩的棉团悄悄地藏在床底下。母亲还是发现棉棒少了,问我:“不见你纺的线在哪儿,棉棒咋越来越少了呢?”她发现了我藏在床下的棉团后,顿时心疼不已,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。

要强我没有就此放弃,仍天天练习纺线,母亲也没有因此而不让我再练。几经锻炼,小小纺车终于被我征服了。整个夏天,我都不知疲倦地转动着纺车,在日复一日的嗡嗡声里,竹筐里渐渐堆满了我的劳动成果。

次年开春,母亲用我纺的棉线织了一匹花布,还给我做了一条花被子。我到处炫耀,引来了街坊四邻的夸赞。如今,每每看到集市上卖的土布,我就会想起儿时学纺线的经历,想起母亲艰辛劳碌的情景。

(伊川县 闫白利)

同题作文 本期话题:难忘那年过六一

最好的礼物

小时候,我的最大爱好是看书。可我家不是书香门第,父母都是农民,家也在没有书店的偏僻农村,想看课外书很不容易。

11岁那年的儿童节,妈妈带我去舅舅家做客,大人们说着话,让我去房间里看电视。我惊讶地发现了“宝藏”——满满一大书柜的书。柜子上面的书我看不懂,下面的书却都是我喜欢的,有《童话大王》、《故事大王》、《少年文艺》等杂志,还有《安徒生童话》、《大人国小人国》等。

中午该吃饭了,我还沉浸在精彩的故事中。妈妈叫了半天我都没听到,舅舅还以为我偷偷跑出去玩了,到处都找不到我,最后还是表哥发现我背靠书柜坐在墙角看书。得知要吃饭了,我嚷道:“不吃了,我要看书,回家就看不成了。”

舅舅见我这么喜欢看书,就说:“今天是儿童节,你又这么喜欢看书,我就送你几本,拿回家慢慢看吧!”妈妈反对,她担心看课外书会影响我学习。我抗议说:“没课外书才影响学习呢!我每天为了看课外书还帮有课外书的同学值日。如果我有属于自己的课外书,就不用帮别人值日,还能省下时间学习呢!”

舅舅大为感动,说:“要是我的孩子也这么爱看书就好了,我给他精挑细选的书他都不爱看。”他又劝妈妈说:“在课余时间看课外书是好事,能学到很多从课本中学不到的东西。”妈妈这才不反对了。

舅舅让我随便拿,我兴奋极了,恨不得把所有的书都带走。我拣了9本很厚的书,妈妈不让我再拿了,说路上不好带;表哥也急了,开始心疼他的书。舅舅说:“你11岁了,就挑11本书吧。”

我抱着这11本书,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如今,而立之年的我拥有上千本藏书,也度过了很多个节日,但11岁那个儿童节,我永远也忘不了。

(偃师市 张宏涛)

盛满母爱的竹篮

这是一个做工和材质都很普通的竹篮,40余年来,我一直将它珍藏在老家的堂屋里。每次回老家,我总习惯性地站在它的旁边,小心翼翼地拭去它上面的灰尘,顺着竹篾的纹路静静地品读、凝望它,用虔诚的心体味竹篮里蕴含的慈母恩情……

那是一个异常闷热的夏日,夕阳西下,母亲挎着竹篮,领着年幼的哥哥和我,从外婆家归来。途中有个采石场,经常爆破石头,母亲路过此地一向格外警觉,这次更不例外。我们踏上采石场边上的羊肠小道,到了距采石场中心20米的位置时,听到有人紧张地大喊:“点炮了,快跑啊!快跑!”

果然,在不远处,一根根灰白色的导火线在燃烧,红红的火苗在跳跃,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的味道。母亲顿时

像疯了一样不停地高喊:“有人!不能点,不能点!”那撕心裂肺的喊声响彻山谷。

那时哥哥6岁,我只有4岁,我们俩顿时被眼前的紧张气氛吓傻了,腿脚根本不听使唤。母亲果断地倒出竹篮里的礼品,将篮子翻过来,叫我和哥哥钻进篮子里。可这个竹篮实在太小,我们大半个身子都露着,母亲就趴在竹篮上护住我们。

四周寂静得可怕,母亲绝望地哭喊着:“不能点,有人,真有人!”我分明听到了母亲紧张的心跳声和急促的呼吸声。

母亲郑重地对我哥说:“乖,如果妈被崩死了,你一定要把弟弟领回家,告诉你爹,一定啊!”

震耳欲聋的炮声不断响起,山在摇,地在动,一阵阵黄烟和灰尘腾起,

大小石块从我们头顶和身边飞过,可怕的场面持续了20多分钟,吓得我尿了一裤裆。

幸运的是,炮声过后,我们兄弟俩安然无恙,母亲的头上、背上有几处擦伤,浸着血。她猛地爬起来,对着采石场的工棚大骂起来。

其实,母亲是个很宽容的人,她历尽生活的艰辛却从不抱怨,常常以“吃亏是福”等道理教导我们,同邻里相处和睦,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她骂人。

40多年过去了,母亲一天天在衰老,她养育的子女均已长大成人。往事如烟,但我永远清楚地记得那个残阳如血的下午我们经历的生死考验。

这只盛满母爱的竹篮,将永远珍藏在我的心里!

(新安县 郭亚武)

终于读懂了父爱

号码都记了下来?可是父亲的记忆力一向很差啊!

我问父亲,他解释道:“我在工地上上班,一得闲便会想你们,但又不好意思给你们打电话,就一遍遍地看你们的电话号码,没想到还真记下来了。”

听到此处,我忽然有些心酸。这几年,我一直在外求学,几乎没有跟父亲打过电话,一是觉得没有共同语言,二是觉得父亲更疼爱乖巧的妹妹。可是现在……我不但不知道父亲的电话号码,

甚至连他的生日都不知道。

我说:“爸,要注意身体,别太累了!”

“没事的,我的身体很结实。”父亲说,“工地上的活儿我早就适应了,你不用担心我,倒是你,在学校里要吃好,不要老想着省钱,吃好了才有劲儿学习啊!”

我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。父亲的一个电话让我读懂了父爱。此刻,我终于明白,原来父爱一直在身边,只是被我忽略了。

(西工区 何玉龙)

还能活7000多天

晚上回来,老冯半天挤出了医生的话:“这种病不可小觑,你年纪大了,开刀吃药没好处,回家让家人给你多弄点儿好吃好喝的,想干什么干什么,保持心情舒畅,乐观的话,还能活7000多天。”听了这话,老伴流了一夜的眼泪,第二天早早地去了菜市场采购,变着花样做,哄着老冯吃,把老冯滋润得满面春光,走到哪儿都曲不离口。

这天,老伴买菜碰见了王大妈,王大妈问:“你家天天有贵客?”老伴叹了

口气:“唉,我们家老冯身体不好,医生说说他乐观的话还能活7000多天。”不等她说完,王大妈捂着肚子笑得直不起腰来:“大姐,7000多天是多少年,你算过吗?20年啊……”

老伴气鼓鼓往回走,突然又回头,买的菜和肉比以前更多。回到家,她扯开老冯的被子:“你这死老头子,欺负我不识数,我天天好吃好喝伺候你,你要是不给我活够7000天,看我怎么收拾你!”

(老城区 王珍珠)

咱爸咱妈

啼笑皆非

那晚,我刚吃完饭回到宿舍,手机响了,一看来电显示,是个陌生号码,一接听,竟是父亲打来的。

我问:“爸,有事吗?”

父亲说:“没事儿,我换手机号了。前几天手机丢了,今天又买了手机和电话卡,便想着给你妈,你还有你妹都打个电话说一声,免得你们因为联系不上我而担心。”

手机丢了,父亲是如何联系上我们的呢?莫非父亲早就把我们的电话

老冯老两口快80岁了,都乐于助人,和蔼可亲。老冯什么都好,就是爱吃,老伴却十分节俭,常说嘴吃万丈无人知,没病没灾的吃再好有什么用?

老冯不乐意了,难道一定要等到有病有灾时才能吃好的?老冯向儿子诉苦,儿子一笑,给老冯出了个好主意……

这天,老伴做熟了饭菜,左等右等,就是不见老冯的身影。老伴进屋一看,糟了,老冯正蜷缩成一团,像是生病了,她赶紧叫上儿子陪老冯去了医院。